

■视点

# 究竟要给今天的孩子怎样的诗

——关于当下儿童诗的一种观察 □本报记者 行超



叶嘉莹



蒋一谈



中华民族是诗歌的国度,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不久前刚刚迎来百岁生日的新诗,不论外在形式如何变化,诗歌一直是我们抒发情感、传递思想的重要载体。然而近年来,在儿童文学领域,相比于小说、童话等热门文体的繁荣喧嚣,儿童诗几乎可以算得上“边缘”了。在当下,甘愿专心为儿童写诗的作家越来越少,儿童诗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泥沙俱下,而中小学诗歌阅读的缺失也始终是教育界多年来持续讨论的话题之一。

## 诗教提升儿童的心灵品质

作为有60年创作经验的儿童诗作家,金波曾在一篇访谈中对当下儿童诗的创作现状表示了担忧。他认为,当下小读者对诗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而对诗的冷漠会直接影响阅读的质量。因为诗是最凝练、最精微的文学样式。如果不喜欢诗,不会欣赏诗,对生活的感受是粗糙的,也很难读出其他文学样式的精华,读得也会很粗糙,只能读出故事情节来。金波认为,造成诗歌边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复杂的。首先是诗不可能畅销。卖得少,不赚钱,出版社不愿意出。出版社不愿出,诗人即使是写出了好诗,也很难和读者见面,结果就是恶性循环。此外,阅读推广人也很少推荐诗集。在他们开列的书单中,诗是稀缺的。而在学校里,诗的教学方法最简单、肤浅、单调。

多媒体时代的全面深入,造就了诗歌在近年来新的繁荣;微博、微信等新的传播方式,让诗歌在公众中再次引发了极高的关注。儿童诗领域同样出现了一些新变。2015年初,古典诗词大家、93岁的叶嘉莹先生花费近一年时间,亲自为孩子选编、讲解、吟诵了218首经典古诗词,推出了《给孩子的古诗词》。叶先生一生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教研,她在书中所作的讲解,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具体诗句解释、单字发音等,引领读者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重返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神源头。

在该书的序言中,叶先生说:“我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从小就喜欢读诗、背诗,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工作已经70年了。这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其实我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实在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词可以提升人之心灵品质的功能,这自然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多年来的一大愿望,也是我决心回国教书,而且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叶先生所说的“感动和召唤”,以及诗歌对于她人生态度的影响,其实就是诗歌的“教养”。可以说,诗歌是所有文学的种子和灵魂,孩提时代、少年时期对于诗歌的阅读、研习,不仅可以促进孩子们进一步放飞想象力,更有助于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审美世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们对真、善、美等重大问题的理解和感受。但是目前,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诗歌在遴选、教授等环节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古诗的比例相对较重,现代诗很少,并且一定程度上落伍于时代。北京景山中学特级语文老师周群认为,现在的孩子们读古诗,很难想象古人写作时的情境是什么样,想要完整地理解古诗,需要人生经历不断丰富、将其内化之后才可以达到。她介绍到,目前中小学教材中的诗歌篇目选择存在一定问题,甚至还有部分解读的错误。一些大学老师曾公开批评中小学教育,说中小学教育的缺陷导致孩子们上了大学之后对诗歌、对文学没有兴趣。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初中语文教育的老师,周群直言目前的中学诗歌教育非常单薄,很多作品不列入考试范围老师就不讲。她认为,在初中年龄段如果能够给孩子们带

来更丰富多元的诗歌,让他们读出自己的感受,就已经是很好的件事了。

## 孩子的世界不能只有“小白兔”

2014年,由诗歌专业人士编选的《给孩子的诗》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涵盖57位不同国别的诗人,101首不同风格的新诗,包括泰戈尔、海涅、狄金森、里尔克、莱蒙托夫等外国作家和顾城、张枣、欧阳江河等中国诗人的诗作,体现了编者的诗学理念与美学目光。对于成人读者来说也是很好的诗歌阅读指南。但这样一本成熟诗人精选出来的儿童诗歌,在传播过程中遭遇了不小困难。北京11学校语文教研组主任闫存林曾将该书推荐给高中学生,但他发现,其中的许多作品连十七八岁的学生都读不懂。于是,他产生了疑问,“到底什么叫孩子?五六岁,还是七八岁,还是十几岁?这个概念本身是模糊的。那本书的年龄范围是特别广阔的,但是如果给小学生去读,我觉得大多数读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要到一定的年龄程度,有一定的积累才可以慢慢理解。”

叶嘉莹在《给孩子的古诗词》编选过程中指出:“惟一的编选原则就是要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对于只以刻画工巧取胜者不予选录,超出孩子认知水平者亦不选录,所选诸诗对时代、作家、体裁等数量之比例也没有限制。”虽然诗歌的评价标准不一而足,但是一旦面对小读者,就必须考虑他们的阅读、理解和接受的能力,与此同时,兼顾儿童的心理特点和他们看待事物的眼光,在这一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近日,中国画报出版社推出了蒋一谈《给孩子的截句》,是近年来极为罕见的成人作家专门为儿童写作的诗歌作品集。作为在中短篇小说写作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作家,蒋一谈曾于2015年推出了个人的第一本《截句》。与大多数现代诗相比,蒋一谈所开创的“截句”形式简洁、字数精练,基本规定在四行以内,但其内涵和意义却没有因为字数的限制而受到约束,反而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多义性。

截句的形式特点非常适合孩子的阅读和写作,这样短小的篇幅对于初学者而言,既利于理解,也易于背诵。与此同时,寥寥数字之内所暗藏的诗意和童心,恰恰是诗歌的魅力所在。蒋一谈抓住了截句形式的特点,将他的童心和诗心注入这些短小的句子中,将这种新兴的诗歌形式推向了儿童文学写作领域。在谈到《给孩子的截句》的写作缘起时,蒋一谈说,“这些年,我一直在阅读童话和绘本,也在思考能否写出成人和孩子都能喜欢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翻阅中小学生学习语文教材里的现代诗歌部分,发现这些诗歌的教育意味较浓,趣味化不够。事实上,简单化、概念化、平面化

会让孩子失去生命里的灵性,并且会让孩子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懂事的需要被教化的孩子。”他认为,优秀的童诗不分年龄,我们现在有意识地把童诗和成人诗区分开来,只能说明成年人的初心正在远去。现在给孩子的很多诗歌,过于直白浅陋,没有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而孩子的理解力和生活视野,早已不是在过去年代所能想象的。蒋一谈分析,“从心理学层面而言,12岁基本上是一个思维变化的时间线,12岁之前的孩子,想发现这个世界,所以要给他们更多的认识世界的独特角度和方式;12岁之后的孩子,开始发现自己的内心,所以要给他们文字更微妙的内心感受。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诗歌也是启发感受和思维的艺术形式,但是诗歌和其他艺术形式又有不同: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诗歌是语言最凝练的艺术形式,能最大程度地启发、训练孩子的口语和书面语的综合表达能力。”

每个成人都是由儿童一点点长大的,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却逐渐失去了一颗童真的心。蒋一谈《给孩子的截句》彰显了一个中年男人的童心,“我在梦里亲过的云/竟然是枕边的臭袜子”,“浪花撞击浪花/海的秘密涌到了岸上”,诗人以童真的心去看世界,用简洁的形式与孩子们交流,开创了一种儿童诗写作的新风格。在生活中,天马行空的孩子们常常说出令成年人感到惊讶又会心一笑的句子,这些句子何尝不是诗心的体现?鼓励、支持孩子们进一步完善这样灵光一现的句子,往往也是成就了一首精彩的儿童诗。所谓“儿童诗”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成年人以儿童的视角和审美出发,为儿童所写的诗歌;另一种,是儿童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所写就的诗歌。在当下,正是对于前一种儿童诗的轻视以及在书写、传播等环节所存在的问题,导致了第二种儿童诗的日渐衰微。作为《给孩子的截句》的作者,蒋一谈还有一个愿望,就是通过这样一本书、这样一种诗歌形态,在推动孩子们去读诗的同时,更能够热情、积极地去写作。据介绍,下一阶段,蒋一谈将号召孩子们书写属于自己的截句,并且从中遴选、编辑出版《孩子的截句》。

与此同时,《给孩子的截句》中的许多篇章,从内容上看并不是以往儿童诗以及儿童文学领域的常见的题材。《给孩子的截句》中不乏一些具有多元性、尖锐性的诗作,比如,“妈妈在梦里叫一个人的名字/不是我的名字,也不是爸爸的名字/我很好奇,又有些害怕”,“书上说/妈妈和女儿的关系是有期限的/我讨厌这个作者”。青年批评家杨庆祥认为,我们让孩子读书不是为了让孩子变得更简单,而是让他更清楚的了解这个世界。孩子需要多方位、多元化的东西,如果在童年时期只读到了幼稚、肤浅的作品,那么当他们面对世界这个庞然大物时,会变得手足无措。因此,给孩子们们提供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有复杂的内涵,才能够助长或者推进孩子智力和精神世界的发育。杨庆祥认为,孩子的世界不能永远是“小白兔”,永远都是“正义战胜邪恶”,因为现实生活并没有这样简单,《给孩子的截句》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为儿童诗写作提供了另一种探索的思路和方向。

父亲走了,走得如此匆忙,让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我把父亲离世的消息,告诉守候在抢救室外的母亲时,母亲憔悴的脸上呈现出难以言表的神情,她死死地掐着我的手,惶恐地說我在骗她,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是個騙子,但现实如此残酷,我只有紧紧抱住颤抖的母亲……

父亲缪印堂1935年1月生于南京,这恰是金陵梅花绽放的时节。人人都知江南美,但冬天的江南也不免显得萧瑟,而此时盛开的梅花则给大地带来了点点生机。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宋人王安石的这首诗,把梅花清雅的意境和傲骨的精神传递得淋漓尽致。也许因为父亲生来就与梅花有缘,想必在他的心里,也定住着一枝梅,无论人生多么坎坷,要承受多少磨难,他都能坦然地面对,这超然和坚韧,恰如那寒冬里似雪的梅花。

父亲一生所经历的磨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幼年时一场严重的下颚炎症,几乎让他丧命,最终,命虽保住了,但失去了下颚骨,从此一个翩翩少年成了面部有残疾的人,遭受歧视与自卑的阴影,就此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可父亲是坚强的,他坦然地接纳了这一切。每次翻看父亲儿时的照片,我都会被他的乐观和坚强所感动,照片中那位缺了下巴的瘦弱少年,总是那样神采奕奕,眼神里透着清澈的欢愉。

父亲乐观豁达的性格,是成就他人生的基石。他的童年几乎都是在与病痛做抗争,一次次的手术,让他遍体鳞伤。每次医生为父亲检查身体时,望着他遍布周身的、因多次手术留下的疤痕,这些见多识广的医生,都不禁会发出感叹。父亲就是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求生欲,一次次地逃离了死亡线。

反复的病痛中断了他的学业,父亲基本是靠自学来完成小学课程的。每每聊起他的童年生活,父亲总会兴致勃勃地说起两件事,一是逛南京新街口的旧书店,二是在家门口的小人书摊上流连忘返。特别是那些让人着迷的小人书,带给



他童年莫大的欢乐,也是他走上漫画之路的启蒙者。1951年,16岁的父亲发表了他的漫画处女作《昨天、今天、明天》。据父亲回忆,在那个年代,抗美援朝是民心所向,志愿军战士更是最可爱的人。前方战士们的英勇事迹,深深感染着父亲,他凭着少年的激情,创作了这幅歌颂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漫画作品。就是这样一幅小小的漫画让他走上了漫画之路。父亲把这幅画称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处女作的发表,给了父亲莫大的信心,于是漫画创作就成了他最重要的课外活动。发表的作品多了,父亲也渐渐地小有名气。高中毕业后,走在人生岔路口的父亲却犯了难,是上美术院校深造,还是到专业的漫画期刊从事漫画创作,这让父亲举棋不定。考虑到当时的艺术院校并没有漫画专业,于是他决定北上京城,加入他梦寐以求的《漫画》杂志社,开始了专业的漫画创作之路。

父亲是个重情且感恩的人,凡是帮助、关心过他的人,父亲都会铭记终生,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其中有一件事,由于父亲总挂在嘴边,所以让家人印象至深。据父亲回忆,当时《漫画》杂志的主编是大名鼎鼎的米谷先生,杂志社内更是人才济济,群星荟萃。1956年,高中毕业的父亲的父亲兴致勃勃地踏进了《漫画》杂志社的大门,本来是抱着向前辈学习、从基础工作做起的思想准备而来,谁曾想,米谷先生交给父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尽快创作一幅歌颂中苏友好的漫画,并打算放在封面上使用。这对一个新人来讲,压力实在是太大了点儿。父亲凭借着超人的漫画天分,很快构思了一幅名为《降龙》的漫画,其画意是表现蜜月期的中苏两国,合力治理黑龙江水患的事迹。米谷先生看后非常满意,并亲自做了修改,其点睛之处,让父亲啧啧称奇,佩服不已。随后米谷先生又向大师张光宇引荐了父亲,叮嘱父亲向大师讨教装饰技巧和色彩设置等技法。《降龙》发表后,获得了巨大的反响,让父亲实现了从业余画家向

## 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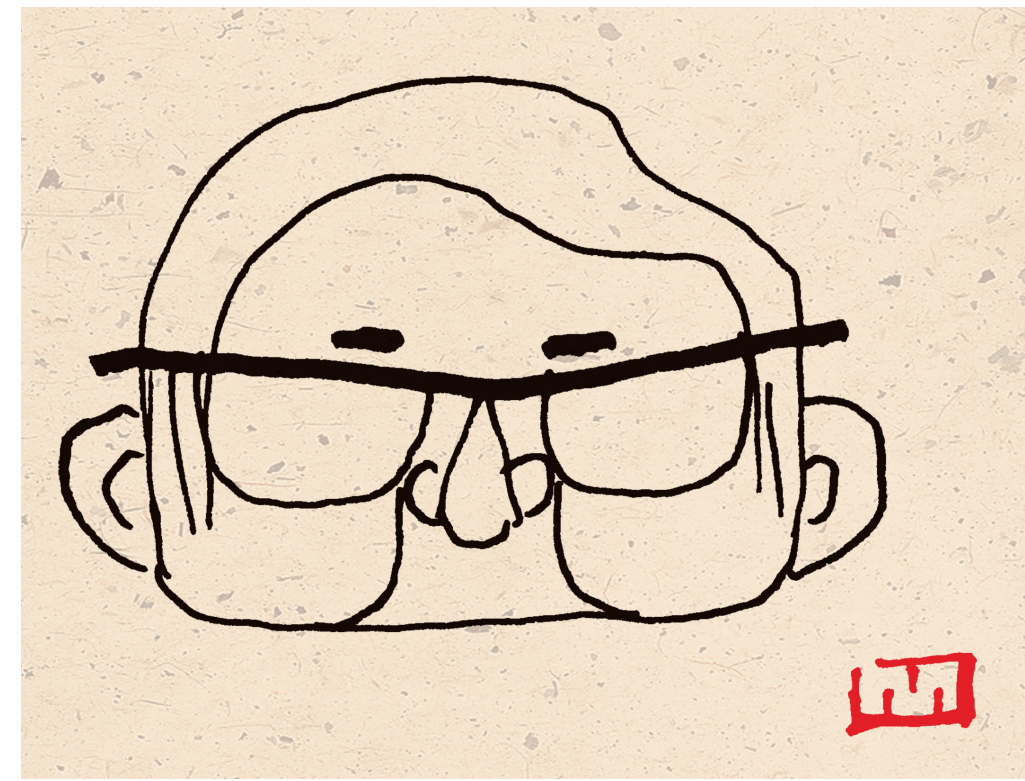
职业漫画家的转变。即使今天来看这幅作品,也会为其巧妙的构思和纯熟的绘制技巧所折服,而令人惊奇的是,父亲在技艺上的升华并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华丽的转身。每当父亲提起此事,都会深情地感激米谷先生和张光宇先生。用他的话来讲:“没有米谷先生的信任、鼓励 and 手把手的辅导,没有张光宇大师的指点,就不可能有这幅作品,因此这幅作品有一多半的功劳是属于他们两位的。”这话父亲反复讲了无数次,家人几乎都能背了。

父亲晚年在培养青年漫画作者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热忱和心血,这种热忱有时让家人都难以理解。直至今今天,我才懂得了父亲的心思,他这样做也是在报恩,他是希望秉承前辈的美德,让中国的漫画事业后继有人,以此来报答前辈对他的栽培。

父亲还有一个称号,就是“中国科普漫画第一人”。记得这是某家知名媒体采访父亲后,作为标题封给老人的。没想到从此后,这个称号就成了父亲的代名词。父亲对于科学的喜爱源于少年时期,当时南京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和《开明少年》两本杂志为他开启了热爱科学的大门。后来偶然在一本《少年无线电入门》的书,他发现漫画可以作作为插图,让科学知识更加生动。这一发现,为他打开了一扇科普漫画的窗。1981年,当高士其先生倡议成立中国科普研究所后,父亲便投身于他的旗帜下,致力于科普漫画的创作实践。父亲退休后仍在刻苦地研究如何把科普和漫画更好地结合,这种敬业精神让人敬仰。

他曾说:“通过这些年的艺术实践,也让我深感科学的发展需要传播,科学的传播需要艺术的翅膀,特别是当科普的对象是青少年时,要接近他们,就应该让科学注意自己的面貌,只有更亲切、可爱、可信,才能成为他们的益友。”

父亲曾经说过:“假如有来世的话,我会再选择漫画这条人生之路。”这句肺腑之言道出了他对



缪印堂自画像

漫画事业的真挚感情。漫画成就了父亲,而父亲则把一生都献给了他热爱的漫画。在他离世前的头一天,还断断续续、吃力地和我探讨科普漫画的未来,还在惦记着正在为所里主编的科普绘画选。临终前,他还挥动着手臂,做着画画姿势。当时,我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安慰他要养好身体。谁曾想到几分钟,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离开了他无比眷恋的生养他的这片热土;离开了相伴一生、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的妻子,孝顺他的子女,还有他的同仁、弟子;以及追求一生的漫画事业。

站在父亲的书房里,我默默地整理着他的遗物,看着那些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画稿、书稿和密密麻麻写满内容的记事本,我才理解为何父亲每天都要伏案工作八个多小时,他这是在跟时间赛

跑啊!

坐在父亲书桌后的转椅里,抚摸着斑驳的皮扶手,我仿佛还能感觉到他的体温,父亲的音容笑貌还在眼前,他临终前挥动手臂作画的情景又一次浮上了我的脑海……

“爸爸,您不能就这么走了,您看看还有多少事,您没来得及做呢!您的创作、您的画展、您未编完的书、还有等待您的讲座……”

2017年7月31日20点47分,亲爱的父亲走了,他是在夏花绚烂的时节走的。从此天堂里又多了一位善良、宽厚的会画漫画的老人。而父亲留给这个世界的,则是一座蕴藏着无尽幽默宝藏的大山,后人难以逾越。

缪维文